宣化　貢納
守法　往役
禮際　養老
文報　慈幼

卷七
卷八
卷九

牧民心書第三

廿七

牧民心書卷之七

冽水 丁鏞 編

奉公六條 宣化 守法 禮際 文報 貢納 往役

宣化 奉公第一條

郡守縣令本所以承流宣化今唯監司謂有是責非也

董仲舒對策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按宣化承流是守令之責

今惟監司之署題榜曰宣化堂守令習見此榜心以為宣化承流非我輩之責我且催科督稅以免上司之嗔而已嗟呼豈不固哉

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宣力四方汝為郡守縣令者所以宣力於四方也宣布 朝廷德意俾民愛戴是之謂民牧今之牧者自作虐政歸怨 朝廷停稅有詔而匿之不頒一向推剝以逞其興販（謂大同停退）已債有詔而匿之不頒與吏朋奸以資其料理（謂還上蠲減）救疾埋胔之令匿之不頒（如乾隆末年西來之瘵）勸婚收幼之令匿之不頒（先朝屢有此令）偷災傷則曰朝廷削之汰飢口則曰朝廷難之罷癃仰歸則曰朝令至嚴吾亦奈何

禁繫思鸞則曰朝禁本嚴汝何犯之使斯民咨〻然怨慕
朝廷噫其可乎收宜念此每對下民唯以宣布朝廷德意
為第一職分可矣
韓文公為潮州刺史到州上説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
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通
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政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
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唯恐四海之内天地
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
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解
雖在蠻荒無不安恭吏民聞所稱聖德鼓舞讙呼不勞施為

坐以無事

綸音到縣宜聚集黎民親口宣諭俾知德意後漢循吏傳序云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黄覇為頴川太守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綸音者君父之所以慰諭子女者也愚民不解文字非耳提而面命猶無諭也每綸音一降收宜於牌殿門外親口宣諭布揭朝廷德意俾民懐恩每見綸音之末草草翻謄以換風約若其中有違詔不行者吏與風約隱而不宣如稅穀停退還穀蕩減之等德音十降而隱之者八九矣

守令諸罪之中此罪冣大誅殛不可辭也而可犯乎○余謫
嶺南見荒村小聚皆有綸音閣一間之屋當其北墉横以長
板每奉綸音貼于板上父老羅拜其前國有慶則羅拜
國有恤則羅拜遂於其前行望哭禮有大議必會於其下此
天下美俗也宜以此俗通于諸路○
教文赦文到縣亦宜撮其事實宣諭下民俾各知悉
國有大慶爰有頒教或 王侯平復或 儲嗣衍慶或聖壽
躋隆或嘉禮載舉（冠昏皆嘉禮）肆有頒教因而宣赦但其駢儷藻
繪之文愚民未曉收互鋪叙稱慶之本事別為諭文宣布下
民使與同慶其或平賊討逆而稱慶者亦宜如此

中國頒赦之詔其恩例條列詳明周密其赦宥所限及賜賚所沾曉然易知而吾東頒赦之文本不條暢民未易知收宜註明其旨飜以土書（俗所云諺文）俾民曉然

凡望賀之禮宜肅穆致敬使百姓知朝廷之尊禮曰朝辨色辨色者昧爽之時也（天遠明之時）昧爽行禮者必鷄鳴而起盥櫛衣服乃可以及時也〇入庭行禮訖必俯伏良久默念前此十五日以來所為得無愧我 主上乎眞若 主上臨視在上如有内愧於心者亟宜改革以養我衆彝之天〇今俗唯朔望乃有望賀然 大殿誕日及陳賀正日皆宜望賀雖違衆不可不行

望慰之禮一遵儀注而古禮不可以不講也

望慰之禮尤宜恪慎若論古禮國恤始聞宜以烏紗帽淺淡服黑角帶往哭于庭中退出外庭改服入又哭○又哭者奔喪禮所云五哭之第二哭也禮曰於又哭括髮袒成踊（奔喪文）將入宜脫烏紗帽脫網巾解髻為髻（聚髮而再三屈之而已）用麻繩撮之此所謂括髮也○君喪括髮古禮至嚴故聘禮云復命出祖括髮即位踊春秋傳云公孫歸父聘于晉還及笙壇帷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宣十八）此禮不可廢也古禮括髮在小斂之後而聞喪不得奔者於又哭已括髮不待三哭也（三哭象小斂之哭）今之儀注皆無括髮之說外官無以獨行然古

禮不可以不知也○乃左袒入哭盡哀出雖括髮仍著浅淡服黑角帯○
仍於殯殿外庭倚屋為廬俗名曰廬幕居廬食粥居喪居廬見雜記居喪食粥見
檀弓○是日作首絰腰絰絞帯用之於夕哭日入時夕哭若聞喪在
晩者於三日用絰帯亦可○厥明三哭夙興浅淡服去紗帽角
帯具布巾絰帯入卽位哭括髮仍不改日中一哭以象無時哭日入一
哭○厥明四哭如上禮日中日入亦如之○厥明五哭夙興
斬衰裳中衣苴杖乃改括髮為髻加喪冠具絰帯菅屨宜有布網
巾入卽位哭以成服○今之儀注聞喪六日而成服者古禮
天子諸侯之喪先成服後大斂詳見余禮箋其必六日乃成服者
後世之失禮也然儀注既然不得不一遵儀注○今俗小斂

之經別用單服非禮也單服者平客之經宜用雙紏之經○今俗絞
帶爲三重四服非禮也三重四服者葛帶之制宜用雙紏之帶○旣成
服乃還故堂權著布紗帽白布衣絞帶以臨民○每至朔望
以衰裳經帶瞻哭如禮○及葬下玄宮虞祔練祥皆望哭
如禮
內殿之喪不括髮以布巾代之布巾者古之綂也其五哭皆如上禮
不居廬不食粥

國忌廢事不用刑不用樂皆如法例
國忌前一日坐齊用笞不用杖今俗以用杖謂之用刑開閉門不用軍
樂○厥明罷齊乃用笞杖○今人或於國忌之日游宴鼓

樂吏民識其非禮四境喧騰收則罔聞斯不可不慎也○禰
廟王考廟我所歷事宜嚴齊致慕斷酒絶肉不異親忌乃中
禮也

鄭萬和在藩臬時必朝服以對吏民曰受命巡宣身奉教書
而褻衣自便非所以敬君父也朔望遥拜必齊沐致敬不覺
其遠階前也所帶褊裨必以士夫子枝曰市井輩重利不可
近

趙克善為温陽郡守 仁祖大王之喪公歠粥寢苫朝夕哀
臨内外廚掇酒肉婦女幼穉亦無敢食肉者又下帖郡境曰
禮所謂方喪者比方於親喪也今閭巷之間毋得宴飲嫁娶

歌舞漁獵罔或干犯禮律於是大小畏誼各自勑勵市不沽
酒野無農歌
朝令所降民心弗恱不可以奉行者宜移疾去官
姜潛爲陳留知縣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卯榜于縣門又
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
去○時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
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甚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
璽書遠降收之榮也責諭時至收之懼也
朝廷下詔襃嘉非譽我也朝廷下諭切責非惡我也罔非爲
斯民也凡蒙獎受責悉宜宣布德意不可隱也　宋太宗立

郡國戒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歐陽脩集古錄

戒碑起唐明皇

守法 奉公第二條

法者君命也不守法是不遵君命者也為人臣者其敢為是乎
案上置大明律一部大典通編一部常〻披閱具知條例以
之守法以之行令以之決訟以之處事凡法條所禁者不可
一毫干犯雖流來邑例沿襲已久苟於　王法顯相違越者
小可犯也○太典原編續編以及通編雖屢經增補仍多闕
畧遇事考檢多無可憑且其門目太簡原不細剖撥目尋索
隱者不彰又或宜入戶典者入於兵典宜入禮典者入於刑
典覽者病之有意牧民者宜取太典擇其要者別為部分又
取萬機要覽備局謄錄攷事新書等書撮其要者彙為一編

臨事考檢可也
確然持守不撓不奪便是人慾退聽天理流行
許相國稠為全州判官清節自持剛明能斷嘗自誓曰非法
斷事皇天降罰以八字書小板懸廳事
高麗琴儀體貌奇爽器度雄偉知清道郡為政剛正守法不
撓一方稱曰清道鐵太守○權判書克智官一切裁以法人
不敢干以私稱以鐵浮屠
凡國法所禁刑律所載宜慄慄危懼毋敢冒犯
每遇一事必考國典若犯法干律者斷不可行若前官犯法
使流冒我者宜往復求正彼猶疑然不動者但當報營不可

饒也〇每遇一事必內自思念曰監司聞之不以是貶我乎御史聞之不以是擊我乎知其無憂然後乃可行之〇一直守法有時乎太拘小有出入乃可以利民者古人亦或有達權要之此心出於天理之公則法不必膠守也此心出於人慾之私則法不可微犯也犯法抵罪之曰仰不愧俯不怍則其犯必利民便民之事若是者容有出入焉

馬永卿問立身仕宦之道於劉元城元城曰漢書云吏以法令為師有暇可看條貫(薛宣傳)不獨治人亦可以保身先生以永卿初出場屋行己或犯法且為吏所欺故有此言

不為利誘不為威屈守之道也雖上司督之有所不受

李命俊為高山察訪驛當北關孔道乘傳者多越法濫責郵卒不堪命公執三尺不撓雖監司至必按牌給乘監司怒不聽公爭之遂請命于朝朝廷直公而詘監司宿弊頓革而公竟棄官歸

宋邦祖為金郊察訪使命之行過者按法給乘雖名位隆赫少不假借居無幾稱殘補弊綽有成效會有繡衣使者怙勢冒禁公馳狀舉劾聞者壯之

宋甯昌為連原察訪先是各道進供者并載其私物而遞馬之際假托剩數已成弊規公乃一一查出移牒於體府抵罪自是諸道甚憚之不敢肆焉

法之無害者守而無變例之舍理者遵而勿失

程子曰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近思録

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閙然成擾卒未已也

趙克善其在郡邑必昧爽而起冠帶視事不喜紛更改革曰凡作為必須有漸乍到任所一切除弊而後不能繼則必有有始無終之患宜先去泰甚以至於無不盡可也○案古人戒紛更者為有法可守也今我郡縣所用都非國法凡賦役

徵斂皆由吏臆意宜釐革不可因也
邑例者一邑之法也其不中理者修而守之
列邑諸庫皆有舊例名之曰節目剏立之初本多未善後來
之人變亂增損總以私意利己剝民荒雜句陋不可按行於
是廢其節目任行新令凡剝民之條咸增月衍民不聊生職
由此也上官既數月取諸庫節目逐條查問知其利害其中
於理者表而章之其違於理者革而去之物價古賤而增之
古貴而今賤者因而厚之民戶古盛而今衰者議而蠲之古
寡而今衆者移而均之賦稅其非義而贍官者革而除之無法
而雜出者畫而限之精思密察博詢勇斷慮後弊而杜之而

與情而順之立之為金石之典守之如関和之法則殄蹄施
令庶幾無愧於心矣我去之後後人之遵與不遵雖不可知
我在之日按而行之不亦可乎○舊鄯目鄯式例名也膳錄曰宜
一一收聚燒之滅之永絕根本若一葉存留則後来者憑藉
古例弊復如初矣
凡日用之物宜有式而無記無下記試論鋪陳一事莞席也房謂之鋪陳
記之曰錢三錢三十三戔曰白席一張價錢一戔龍鬚草染色價
青赤黃黑皆染也錢一戔起花時工價繡也以五色草曰起花錢二戔袷裹草
席價繡席草席合也為袷席名曰登母錢三戔飾紬三尺價飾繡席錢二戔飾
布三尺價棉布飾卅席錢一戔飾紬絺染價各也曰木紅錢一戔飾布

青染價錢五分飾緣針線價錢五分聯袷繩價錢二戔工人糧米價錢一戔起花時燈油價瑣瑣屑屑列之為十有二行以袷席之記也面席之記八九行也[二席相連謂之向席]單席之記八九行也[不連者謂之單席]方席之記十二行也[小席正方者曰方席]地衣之記六七行也隱囊之記八九行也[俗名按席]曰鋪陳一部其記五六十行其物價時增時減忽多忽少收何以盡察民何以盡知令宜精詢細察折定其式曰袷席一張本錢一兩六戔[上兩列一兩八戔]面席一張本錢一兩單席一張本錢六戔方席一張本錢八戔地衣四間本錢四兩隱囊一顆本錢一兩合而計之則鋪陳一部其錢九兩也於是載之為節目曰錢九兩監司

春巡時鋪陳一部價錢九兩冬至使行時鋪陳一部價其瑣
小條列並行陶汰則官旣易察吏不容奸不亦善乎一應百
物悉用此法可也（皆先出式例記以總數）
諸庫所用厥有二名一曰應下二曰別下應下者年年必用
無加無減可為恒典者也別下者年年不同時有時無不可
為恒典者也假如冬至使求請冬至使支應正朝進上誕
日進上及京使年例所納營門年例所徵官家年例所用皆
應下之物也至如別司求請別使支應（非賀正則皆稱別使）進賀日進
慶禮日進上及京使別求請營門別卜定（分徵者名曰卜定）官家
支遞所用皆別下之物也其應下之物明其式例載之節目

書于其末曰都已上一年應下二千三百四十五兩六𢇁七分〔敝令也〕依鄧目上下〔猶言分給也〕其別下之物依其式例載之鄧目〔与應下者同〕隨用隨記〔有下記〕記其都數〔如云鋪陳一部別使行次時進排〕歲末會計知其實數○昔余在谷山府撰民庫鄧目如此吏民咸怳欣以此法通于一國及考兵書一軍色二軍色鄧目靈城君朴文秀撰定如此益信此法可通於大小也條列下記者羣如奸之竇諸弄之數必華而不可因者也●諸庫必有監有胥〔卽所云監色〕其月料之錢是應下也若值潤月是別下也庫入一定全無羨餘者有閏之歲以十二鄧須其月料斯無妨也〔立春驚蟄等〕○凡撰鄧目定用堅厚白硾紙作烏絲欄楷字謹

書嚴肅森整諸庫節目合之為一帙剪之以一刀置之案上
守之如　國典〇又作副本分給諸坊方言曰各面使各嚴守則
其利於民者後人雖欲改之民必爭之未易毀也

禮儀 奉公第三條

禮儀者君子之所慎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尊卑有等上下有章古之義也車服異制旗綬別采昭其數也身為下官當恪守本分以事上官我文彼武不可校也我勢彼寒不可驕也我賢彼愚不可道也我老彼少不可悼也嚴恭孫順毋敢失禮和平通達毋胥芥濾則庶乎其情志交孚矣惟為民之事彼若不慈不可曲循其意詒毒下民

黄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忤了上位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參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底也不是 朱子語類

金鳴峯誠一素稱剛正然為守令每聞上官至境必屏帶而

候於公門

外官之與使臣相見具有禮儀見於邦典

經國大典外官堂上官於堂上使臣監司兵水使冬至使等從西戶入就前再拜使臣答拜於堂下使臣御史京試官書狀官等客東主西相對再拜○堂下官於堂上使臣現身請謁請謁就階上於堂下使臣隱身請謁並從西戶入就前再拜使臣差等則答拜嘉善與通政為差等通政與通訓為差等隔等則不答二品與四品為隔等三品與五品為隔等○叅下官謂七品以下於叅上使臣現身請謁於叅下使臣隱身請謁並就前再拜○案續典通編此法未嘗改也今之監司於牧使府令無論同等差等並以坐揖答之惟通政監司於嘉善府令

起而答拜謁云隅等故答拜是不知何物為隅等謁以上差
名為下隅謁以答拜混於不答也此法流染兵馬使水軍使
亦復效顰御史書狀官乃以堂下使臣於堂上守令亦復坐
揖朝禮紊亂莫此為甚竊聞　英宗初年有倨傲自重者為
監司始於差等同等之守令初出坐揖之例為下官者患失
其職俛首甘受便相流染以至此耳此例之行已近百年遂
成石典非有大臣建白朝令申嚴在下者惟當趑趄從俗而
已曲在於彼我何與焉○古禮西北尊嚴東南卑巽故賓坐
於西北主人坐於東南故易例乾為賓巽為主人所以尊賓
而卑巳也客東主西遠於古意當時制禮之臣未深考也古

之再拜今為单拜古之現身今為隱身斯則古恭而今簡也

經國大典處候巡行諸邑時處候坐於東堂上守令坐於西（並交倚）堂下守令坐於南○無堂上守令則處候坐於北堂下守令坐於西○都事評事同○案今俗於處候待之如平等於都事評事待以如使臣（都事評事是佐幕之官非奉命使臣）彼是武人故待之不及於國典此是文臣故待之有過於國典皆弊俗也

延

延命者赴營行禮非古也

延命者守土之臣坐於本邑而宣化之臣巡到本邑則守土之臣於　渾殿之庭祗承　敎書遂行瞻賀之禮蓋云　朝廷詔諭土臣欽承也故巡行不到本邑則土臣有終不延命

者古之道也　英宗初年循用古道世道稍降士大夫風節稍衰謟事上官唯恐見忤監司到界旬日之内土臣亟赴營下亟行延命之禮此非延命乃是叅謁此非尊朝廷乃是謟上官皆俗弊也監司不知禮者見土臣不即延命乃欲督過不亦謬乎○今習俗已成不可泥古然不宜汲汲赴營以取識者之笑稍俟數旬遲緩行之可也

又凡延命之禮使臣宜親宣　詔諭非敬守令敬君命也今之使臣妄自尊大必令裨將代宣乃以代宣名曰代受非禮也夫使臣宣命故土臣延命本意如此而今以延命認為叅謁故名之曰代受即受一字本領之訛亦可知也

甚之兵馬使水軍使同是使臣而亦令裨將代受大非禮也昔唐李愬出征淮西相臣裴度往而宣撫於是李愬具櫜鞬迎於路左使蔡人知朝廷之尊此帥臣延命之故事也今之節度使即昔之李愬今之巡察使即昔之裴度若使裴度令裨將代受則李愬其肯具櫜鞬延命乎昔余在西邑巡察使兵馬使以此相持余以裴李事譬曉乃親受焉〇今習俗已成守令且當從俗曲在於彼我何與焉若帥臣則雖遭罷黜不可屈也

監司者執法之官雖有舊好不可恃也

我有實犯彼以義斷者固無怨矣今人或於所親別求生事

以釣公正之名此機又不可不察

蘇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奸贓乃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沈晚沙之源為洪州牧使林判書墰為本道監司巡到洪州公自以平日親友接待頗簡林公笞州吏曰汝官於我交契雖密上下官體貌不可不嚴汝官有失汝替受笞沈公每語子弟曰吾先失體貌而復怒其笞吏則近蔑法故終不介懷林判書之玉成于我實多云

營下判官於上營宜恪恭盡禮不可忽也
程伯子為鎮寧判官時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以下莫敢與
辨事始意先生嘗注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
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管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
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
數
真定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為不法久之莫敢為通判
者王失名為通判嗣宗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為校也以禮
示之嗣宗詘服凡斷獄法事一聽公言公雖分别可否使其
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不知為公助一府遂治士以此稱

公為長者（王判公集）

王質通判蘇州每與知州黃宗旦爭事宗旦不悅公曰吾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

吳相國允謙自玉堂出為鏡城判官雞林君李守一時為兵使前通判以文士自驕貴視節度為屬人李公甚不喜也及公為佐折節事之惟謹李公大歎服推心相待益撿束管下褊裨俾不敢貽弊本府々以和理

趙公錫胤為晉州牧使每日乘曉問安于兵馬使曰吾所以為此者敬君命也終不廢閔公維重為鏡城判官問安于兵馬使一如趙公之為（東平聞見錄）〔〕今人忌自驕重不肯屈節事

上好與上營生事角勝非所以順理也其或非理者爭之可
也
權判書大載律己儉約居官清簡嘗為公州判官監司所需
亦皆撙節不令濫用營屬謀所以生事竊其蘇薪房炕常冷
監司問之對曰蘇薪本少監司有嘖言公曰敢不董飭是日
躬監燒之盈其蘇薪熱如烘爐監司不耐坐令人謝之曰吾
過矣吾過矣公乃退
上司推治吏校雖事係非理有順無違焉可也
罪在本邑而上司推治者固無論已其或上司無端生事橫
加非理者我既在下亦順之而已若上司之意出於過誤非

有惡心者我於起送之狀附陳事情委曲譬解以祈寬恕使
我吏校得免枉刑是忠厚謙卑之道若彼本意出於相害不
可以口舌爭者遂以公凡文狀起送諸因隨寫辭狀使之同
呈辭狀曰矣身身病猝重無以察任彼若推謝逼勉視事若遂無禮連呈三
度以後去就○彼若外示假借內猶含怒以待考課將置下
考者即解印符差禮鄉禮吏赴營投納乘官故家不可苟且
蹲坐以自取辱也○兵馬使水軍使討捕使其名位視監司
稍輕我之所以事之者亦宜恪恭盛禮不可與監司有所差
等若我出自銀臺玉堂或我本是名門勢族其所恪蒞亦宜
加倍不可挾貴挾勢以慢上官也若夭殘武冷蔭自視孤晦

而彼上官以此凌蔑横加非禮者宜奮發大勇加脫辭褫與
彼貴勢者其自處不同皆所以遠耻辱之道也

所失在牧而上司令牧自治其吏校者宜請移囚

凡下吏作罪為牧者有不察之失有不飭之失上司推治或
移囚鄰邑使之行罰而原其本事出於過誤則官師相規不
必深引然若自上司使我自治則臨軒決杖有醜面目本事
雖小宜有論報　報曰本縣下吏李某有報牒稽滯之罪（随本事措語）所當依閱辭決杖而事發之日縣監先已懲治若論本
事其不飭之失在於縣監今若依閱辭決杖則是替受之罰
我乃自行也自視醜顔無以舉行移囚鄰邑使之懲治恐合

事宜

唯上司所令違於公法害於民生當殺然不屈確然自守

吳芾教其子弟曰若等從宦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以不得已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紫霞山人云獲罪於民是獲罪於天故不敢

漢任延為武威太守光武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張宗璉謫知常州御史李立理江南軍籍檄宗璉自隨立受

縣軍詞多逮平民以實伍宗鍾數爭之立怒宗鍾輒臥地乞杖曰請代百姓死以此免株累者甚衆

趙豫知松江府清軍御史李立至專務益軍句及姻戚同姓稍辯則酷刑搒掠人情大擾訴枉者千餘人鹽司句竈丁亦累及他户大爲民害豫皆上章極論之咸獲蘇息　按御史所爲及上司所爲弊政守令能上章極論　大明之法猗其善矣我國專視體統上司所爲雖横濫不法守令不敢一言民生憔悴日以益甚矣

高麗鄭云敬知密陽郡忠惠時密人有貸宰相趙永暉布者永暉託御香使安祐移牒徵之云敬曰密人貸布者趙自徵

之非公所宜問祐怒令左右辱之云敬正色曰今已郊迎天子之命將何以罪我公不布德音恵遠民敢為是耶祐屈而止

朴煥為金溝縣令清人責送中國民在東者朝廷不敢拒令下郡邑郡邑震駭皆恐失刷獲重譴搜索紛然公歎曰朦縱可解此不可為也遂申縣無漢人可刷由是漢人居縣者獨晏如見聞無不服其義

李承暉為安峽縣監時按道者奠其妻於管内而需求郡邑甚多郡邑承奉恐後公曰以上官而私索下官彼既非義以下官而善事上官吾即為諂然彼以表請不可拒也乃約其

物以應之按使怒故假行田都事中以法

禮不可不恭義不可不潔禮義兩全雍容中道斯之謂君子也

士大夫居官之法宜以一柔字揭之壁上朝夕常目行有路則柔之心有怫則柔之上司無禮則柔之己志不行則柔之監司知我為輕柔之人常以為不可磯之人然後始可以牧民若惴々栗々猶恐失之惶懼之言顏色辭達於面目則上官輕我督責相續真不能久於其職此必然之理也然上官下官禮級本嚴雖論敘辭狀終至於投印浚歸其致辭修容宜温恭卑巽無一毫憤薄怫鬱之氣然後方可曰中禮也

卞延之為上虞令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

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祗為此幘耳卿乃以世勳傲天下
國士予拂衣而去
柳壁為桂管判官軍政不愜壁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
亂
張九成僉判鎮東軍民冒鹺禁事連旁郡公曰當坐者數人
餘皆良民監司怒形于色辭旨侵公〻曰事不可行豈宜苟
循卽投檄而歸
張九成通判婺州時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
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九成曰但知有聖旨不知
有宰相遂投檄而去

徐九思為句容知縣時工部尚書趙文華視師東南道泙上九思不出迎遣一吏齎糇往謁文華嫚罵而去啟與吏部尚書吳鵬合謀搆之遂坐落職○案外官遇王人到境宜恪恭出迎徐公之事有未善也

鄰邑相睦接之以禮則寡悔矣鄰官有兄弟之誼彼雖有失無相猶矣

鄰官之所以不睦者或訟民推捉而庇護不還則失睦或差役當行而規避相諉則失睦客氣相乘恥負好勝以至是耳彼若非理挾私侵我小民我為民牧職當庇護若彼所執原出公正而我民頑詐依我為藪者我當與之齊憤使之推治

顧當懷私而匿奸乎〇又彼之所以規避出於驕重使我替
當誠亦可憎若其親齊身病本係實情我當樂為之替行豈
以是失睦乎
梁大夫宋就為縣令與楚鄰界兩界皆種瓜梁人劬力數灌
其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惡楚令忌梁瓜美夜竊搔之梁
瓜有焦者矣梁亭欲報搔楚瓜宋就曰是分禍也令人竊為
楚亭夜灌瓜楚亭每旦往瓜但已灌日已美矣察之則梁亭
為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王悅梁之陰讓也謝以重幣而
交好於梁王〇夏禹以四海為壑白圭以鄰國為壑治渠宜
遵水道鍾離為楚之邊邑卑梁為吳之邊邑爭桑卒起兵禍

故君子以善鄰為務也吾民民也鄰邑之民亦民也心誠愛民豈以為民之故與鄰邑相爭哉

陳寔為太丘長修德清淨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令還本

唐薛大鼎鄭德本賈敦頤俱守河北郡皆有治聲號鐺腳刺史

交承有僚友之誼所惡於後無以從前斯寡怨矣

呂氏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益少矣見小學

前官有僚友之誼故交承之際古人從厚雖貪婪不法餘虐

未齊其變革攝理務在雍容委曲不露形跡若急迫豪快一
反舊政自處以大寒陽春以取赫譽者其德能薄又不能善
其後也○前官眷屬未及旋發尚在邑底則其行裝百務盡
心董察如治己事其或官屬輕薄背舊忘尊情狀可惡者申
申曉喻使之勿然其甚者嚴治其罪○若前官本遣喪故未
及發引者其急難恤患宜如親戚不可一毫放心必須十分
盡力

前官有疵掩之勿彰前官有罪補之勿成

若前官干犯公貨虧欠倉穀或虛留反作者不可挑發須定
期賠補過期不報者乃議上司○或其前官本係勢家豪族

恃強凌弱處事乖當不慮其後者我之應之也必強必嚴勿
小撓屈雖由此得罪終身轗軻不可顧也
王沂公曾代陳堯咨莅大名府既視事無所改作政有不便
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陳復為代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
我之量不及己蓋陳以昔時之嫌謂公必發其隱也
傅堯俞知徐州前守侵軍餉堯俞代償之未足罷去堯俞竟
亦不辨○邵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
以難耳
陸挪守岳州先有巨木漂入郡界前守不知為皇木送之起
坊督木使者誤論挪挪不辨人或諷之挪曰奏則彼將得罪

吾負罪以啟可也久之得白

胡文恭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未訖滕公罷去群小謗滕公用錢不明自通判以下不肯昏其簿公曰君佐滕侯幾時矣侯有不臧奚不蚤告陰拱以覘侯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唯曰必如是乃是○大抵新官之於前官非困窘而奪位也然前妻惡後妻旧將惡新將亦常情也平生知旧一為交承遂成仇敵者多矣新譽猝赫則惡之舊愆勿播則惡之皆取禍之道也

鄭相國知和號南谷 爲廣州府尹前尹坐贓下理公當其覈躬閱亂簿得一事可爲地者喜曰友承之義本如兄弟庶以此救其命遂力辨于道臣減死論

李泰淵爲平安道觀察使前政爲牟利人所誤餉穀負欠者數萬斛臺臣以爲言公方便補足而亦未嘗對人言人不能知也

若夫政之寛猛令之得失相承相變以濟其過

韓延壽爲穎川太守先時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由是民多怨讎延壽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歴召郡長老爲鄉里所信嚮者數十

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〻問以謠俗民所疾苦
為陳和睦親愛銷除寃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
後漢傅嘏為河南尹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
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
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細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官
曹分職以此考核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不可犯
歐陽脩知開封府代包拯威嚴公簡易循理不求赫〻之名
有以包政厲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
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其所長耳公為數郡不求治績
以寛簡不擾為意故所莅皆大郡公至三五日事已十減五

六一兩月後官府如僧舍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癈何也
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弛癈而民受弊吾所謂寬不為苛
急所謂簡不為煩碎耳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凡治人不
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更使無跡
可尋其不欲彰人過如此

牧民心書卷之八

洌水 丁鏞 編

文報 奉公第四條

公移文牒宜精思自撰不可委之於吏手

胡大初曰疇應日繁心力日耗方憂息肩無所何幸吏牘已備從首涉筆終亦歸於省道而已○文牒其按例應文者聽吏無妨其或爲民說弊以圖矯革或違拒上令期不奉行者若委吏手必挾私懷奸挾其要語添出枝辭以敗其事而可用乎若武人迂儒不嫺吏文宜擕記室一人與之商議茶山筆談云今人讀朱書唯就書牘觀性理之說冀摘一句用於

對策不知朱子學問施發處都在於公移諸篇凡為牧者宜取朱子公移置之案上時時誦讀以作模楷其免為俗吏矣

韓魏公勤于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功名如此朝廷賜郡以養卒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禄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名位稍隆者得郡務持大體不親小事唯以聲樂自娛可乎

韓祉為郡守監司常曰天下事非一人所可為也每為文牒草成必歷示幕裡御丞以至軍官僉曰可用然後用之

某[illegible][illegible]文句異乎經史書生始到多以為感

凡上司報牒例有書目書目者原狀之大槩也監司題判在

於書目而原狀留爲憑考（縣監縣令於秩高之府尹府使亦具書目）凡原狀之末具花署（俗所云著名）花押（方言云手例）書目有署而無押初官者宜知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執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愧且歎曰眞天下盛德也○中國文牒遺忒者免遺大咎故以韓公之事爲盛德

吏讀者世稱新羅薛聰所作（如是自遣爲乎旀）其中或有難解（如新反叓良）收於京官之日從人肄習自當解頤又凡全文述旨者謂之謄報節録要者語謂之節該須於平日習熟看詳免受生

澀之誚矣

象山錄云出莅西關者宜取中國公移習其文句乾隆之末鳳凰城將移文于義州府尹告勑使遲滯之由文到黄州察使以下無能曉其文者未即論啓幾乎生事若於平日略涉譯院文字習見禮部咨文通其文句豈有臨急慌張之理其文不過用官話句語（俗稱語錄體）而章京筆帖襍以滿語而已吾東士大夫全不習實用文字其害如此

上納之狀起送之狀知會之狀到付之狀吏自循例付之可也貢物稅布軍錢軍布之等及期封進曰上納也匠手番軍因徒員役之等奉令解遣曰起送也朝廷詔諭即時頒布曰知

會也上司飛檄東俗云關子其日頒受曰到付也凡此報狀一付
吏手亦無害也○惟上納有上司點退之慮者仍於本狀之
末叙述奸弊冀其照燭可矣余在西邑每蜂蜜封進輒系之
曰白蜜黃蜜品各不同每自該所惟意點退以白代黃民受
其弊故今此封進卑職皆躳自照檢一遵関詞乞飭該所毋
得麾斥監司覽之稱歎申飭順叙

説弊之狀請求之狀防塞之狀辨訟之狀必其文詞條鬯誠意
惻怛方可以動人
邑有呰瘼要其釐革者必畫出情景森然在目乃可濟也或
請滯移粟或請得財力或請蠲減或請停免亦須綜明條達

事理昭然乃可溢也○上司有令自我防之必恭遜其辭乃免觸怒上司有嘖自我辨之必剴切其文乃可解惑

紫霞山人云凡爲民求惠爲民除瘼者須至誠達於辭表方可動人○天下之至賤無告者小民也天下之隆重如山者亦小民也自堯舜以来聖聖相戒要保小民載在方冊塗人耳目故上司雖尊戴民以爭鮮不屈焉鄭宅慶海徵之武人也爲彥陽縣戴民以爭監司屈焉吳結事也見稅法安鳴嶋義州之士民也爲康津縣監戴民以爭監司屈焉辭名以廣官路以通本欲利民乃爲牧利昔一承旨出宰西邑畏其論罷宜争不爭監司鄙之賤而遣之若是者余見多矣凡爲民論報宜

敷陳利害要使至誠孚感在上之人至再至三遂决去就雖以此罷黜前路復通矣其與坐視民困終陷罪戾者相去遠矣

人命之狀定處其擦改盜獄之狀宜秘其封緘殺獄回題ゝ于書目吏若受賄把要緊字句擦改翻異故無留覺之矣方其封發之日召刑吏諭之曰日後吾到營門宜索原狀詳細再閱若有隻字片語訛誤脫失汝其有罪○余謫長鬐見一吏殺人諸吏朋姦取檢狀全改之及營題之回縣監愕然疑怪莫測而終不能發其奸殺人者白放蓋以縣監所見者書目而已凡營題與我報相半者每到營下宜急索原狀見之不可但懷疑而止也 盜之大者黨援

廣布即軍校刑吏安知非耳目乎詗捕跟尋之狀宜秘密重封仍令宣賜

農刑之狀雨澤之狀有緩有急要皆及期乃無事也

大旱得雨則其文報必爭時刻若五日五日例報農形者式近於文具凡邊邑之遠於上司者須付鄰便抑無害也距營數百里則脚價不貲其欲轉付以省費者亦常情也何必禁之若是者前一日成帖乃可也

吾東吏文大豆曰太(太者菽也)菉黍曰唐(其米曰唐米)蕎麥曰木麥(白花)穄燕麥曰耳牟(麥鈴鐺)胡麻曰眞荏(即苣藤)青蘇曰水荏(亦謂之野荏)以稻爲租以稗爲稷若此類甚多收於報狀以時釐正庶

爲去俚趨雅之一助也

磨勘之狀宜正謬例年分之狀宜察奸竇

還穀磨勘之狀其用下餘在之數旧留新耗之數開列會計者錯互不明宜正其式使覽無惑(詳見穀簿條)○年分大槩之狀其要緊者不過總筭八九行而已察其田畓之等計其米豆之税通同打筭折長補短每一結收米幾斗收一旿明目亶在於此無式朦朧焉可矣(詳見稅法條)

數目多者開列于成冊條段少者疏理于後錄

成冊後錄之等吏自循例不足致意唯其事端與數目交互相錯者須作經緯表乃可瞭然若穀簿胡乱致有榮嘖宜

作失以明之

狀其可刪者議於上司圖所以去之

月終之報稱云朔末狀都是文具然其中有可以存羊者存之可

矣若所云黃震起跟捕之狀斯豈務實之義乎宣傳官黃

震起以 英宗戊申公命今已九十年骨之霜久矣尚足跟

捕乎若是者多議於上司悉去之可矣

校生之講初不舉行每月之末偽飾名字曰通曰粗以報上

司太不誠實宜於晨隙選一日並考十二月之講隸修文書

月月分報猶之爲實狀矣

諸營之狀亞營之狀京司之狀史館之之狀並皆循例不足

致意

諸營者兵馬營水軍營討捕營即鎮營之等也亞營者都事也京司者各衙門有上納者也史官總者道内守令有兼春秋館記注官者毎以陰晴日記報于史官總皆文且不足述也

鄰邑移文宜善其辭令無俾生釁

善鄰者古人之戒也地醜德齊莫之相下毎有事端輒以爭氣先之由是失睦一路傳笑非禮也恭而有禮自然孚感又如驛丞牧官邊倭之將雖其地望卑微均爲官長理合相敬修辭致意一於恭遜不亦可乎

文牒稽滯必遣上司督責非所以奉公之道也

吏掌文牒者先倉脚價之米夏秋以來匱乏既甚必緊合文報一時齎付或轉托鄰邑以報頻付此所以稽滯不及期也生事之後奸言飾詐或稱指者遺疾（傳牒之人謂之持者）或稱郵吏遺忘此皆未可信也○其關係不重者聽吏所為以寬其力其報聞時急者封發之日宜飭首吏生事之日並罪首吏庶無滯矣○每見上司考課之目或云報辭有錯或云報何濡滯而書下書中者多矣可不慎哉

李永輝為安峽縣監距監司四五百里文移往來勞費不少胡民出布一年戶不下數十匹生豪日盛公令民各以春秋

一出數布收儲簿其出入凡進奉必皆豫具其物則無騰踊之
患文書非將急多順附行之一年布有羸餘而貴十減其九

一凡上下文牒宜錄之為冊以備考檢其設期限者別為十冊
其論報上司者為一冊其傳令下民者為一冊字畫要精當
置案上〇其月例及閑漫文字不必收錄〇上司行関使本
邑舉行者各有期限吏之慢之宜別為一冊及期過限一二
考察驗其勤慢如有違者行罰勿赦不然則吏胥窺覘幸其
遺忘百事頹墮而上營之嘖言必至矣

一門掌鑰真達狀啓者尤宜明習格例兢然致慎
狀啓起辭禁用體面話頭如云臣才性拙劣任以来夙夜祇畏有若上疏體段

真叙本事委曲論理大抵狀啓之體常讀陸宣公奏議效其剴切兼取王陽明疏議效其條鬯（二文皆雙對如駢儷文）而本之以惻怛忠實之心庶乎其孚格矣

貢納 奉公第五條

財出於民受而納之者牧也察吏奸則雖寬無害不察吏奸則雖急無益

此古之所謂催科也陽城催科政拙此牧民者之所宜法也然出粟米絲麻以事其上小民認之為本分無敢拒納無是理也每見昏暗之官其欲撫字者必上納愆期其欲奉公者必剝割到骨官尚明矣寬而及期上下無怨此其理易曉也政箴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春賑君子秋斂若雖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威生於廉政成於勤視民如傷程明道書諸座隅節用愛

民李文靖誦之終身

陽城為道州刺史賦稅不時監司數請城當上考功第自書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〻觀察使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〻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曰使君何罪城閤門寢館外待命判官遂辭去

田祖田布國用之所急須也先執饒戶無為吏擾斯可以處明矣

今國用日蹙百官班祿貢人受價常患新舊之不相續而饒戶腴田悉歸吏橐漕船裝發歲〻衍愆期拿問羅遣者項背相望而猶未之覺悟惜哉

胡大初曰卿胥與富強之家表裏至有每年不曾輸官止將善良下戶先期催數逼令輸納 中國亦然斯蓋天下之通患也

塞巖瑣語云稅米一事該納戶曹者四千石則本邑之徵於民者遠過萬石出於民者四則輸於公者一 其沃田饒戶稻米流脂朝令而夕輸之者吏皆作姦或以隱結收之或以官結除之或以卹價收之或以偽災除之或以錢受之或以米受之已自初秋雲委川輸以了偷取之額悉歸私橐於是聚其殘米以充四千石 王稅之額凡充於 王稅者皆闔家沒死流亡絕戶鰥寡孤獨疲癃殘疾陳田癈田蒿萊磽确剝膚椎髓無可奈

何之類耳吏以其米載之艭舸南貿耽羅北貿咸興畫鼓鼕
鼕汎彼雲水之上而縣令方執鰥寡殘疾之民笞撻滿庭枷
杻溢獄於是差發四散歸曰檢督探旅侵隣城焚池殃國犢
擒豚攘鷄摘釜歸呼顛連笑聲干霄而葛伯食之又不以祭
則聖主停退之詔於是乎到縣矣嘉慶己巳甲戌年南方
大饑余在民間門臨海口目覩此事由是觀之所貴乎民牧
者明一字而已列邑皆然唯海南縣監李馥秀秋成之日先
執饒戶以充 王稅之額令曰吾所報者吏不得防結（私執民稅）
也民不得防結也（私納）厥明年春開倉收稅不論旬月打鼓發
艘吏用含惡共謀陰害遂為御史所黜嗚呼惜哉

兒寬為左内史輸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故租多不入
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相屬
不絕課更以冣　收能愛民則不催而科自了如此矣
唐何易于督賦役不忍迫下户以官俸代輸民租　高承簡
遷邢州刺史觀察使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户数百輸租
唐盧坦為壽安令河内賦限已窮縣人訴云機杼未就坦詣
府請寬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不過罰令俸耳
趙槩知青州縣不得輒催科是夏稅先一月辦矣此與兒
寬課最事相類
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使責所

所通市易緡錢盡係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今日吾令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頒而民償債者皆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趙克善在郡邑其收賦稅斗斛之量必令民自操民樂於廉平不罰而來輸如期

唐韋澳為京尹帝舅鄭光莊主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係之且奏曰陛下擢臣尹京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上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戶為輸租乃免

高麗王諧出按嶺南一道畏服崔怡子僧萬宗萬全蓄米五

十餘萬石取息民分遣門徒催徵甚酷民盡輸所有租稅屢
闕譖令曰民不納稅先督私債者罪之於是二僧之徒不敢
肆租稅得以時輸

李相國元翼爲安州牧 史州稅例納于邊邑吏胥倍徵剩數
沿爲重瘼公明立稅額咸定剩數船自領納以防姦濫邊邑
險遠見公自來大驚爭設酒伎迎勞公一切不受

丁監使令彦璜爲淮陽府使本府田稅作棉布上納公閔峽
民之貧喩民吏使捕鹿乃以鹿納之皮輸諸地府盡除一府
一年稅布

州京營之所恒督也察其疊徵禁其斥退斯可以無怨

矣

寒巖瑣話云軍布一事簽丁之法荒亂無倫軍保一根簽者五六於是其饒戶有財吏吏皆私之唯執流丐乞之類以充上納之額上納愆期贓由此也詳在下篇(兵典簽丁條)◇凡上納之物錢最無弊米亦易察惟棉布麻布麤細多寡廣狹殊價雖其長短本有尺數京尺官尺吏尺民尺有萬不同故民奸易售民隱莫察昔谷山之吏濫於收布砲保布一疋收錢至九百(九兩也)民怨大起幾乎作變余到是邑令曰凡納布者納于官庭既數月民抱布至吏進厥尺視其兩明有烙印余問曰此尺何出吏曰布政司之所頒也余曰噫嘻何其長也

促呂校奴(即所云守僕)索五禮儀五禮儀有布帛尺畵乃以此尺校之烙尺烙尺加長二寸於是使民伏庭詰之曰三軍門鍮尺即五禮儀此尺也汝之烙尺出於何處吏叩頭自服曰本邑之所造也於是準五禮儀作尺諭之曰侍奴執尺其拏不精宜於官庭畫地爲二十尺丙頭立表中屈其布齊其丙端則四十尺也(軍門之法如此) 舊例貢布以三十七尺爲一疋市布以四十尺爲一疋今受布四十尺所贏猶三尺也於是令民獻布齊其丙端餘者七尺斷而還之乃以四十尺出付軍吏吏亦無辭上納如期大抵收者親民之官也 君上至尊不能躬莅下民使我收之理當躬親庶務以察民隱今之守令妄

自尊重務持大體凡上納之物一委吏手侵唐萬端褎如充耳

收之爲職豈實然

軍布說云姦民之害甚姦吏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

耽兮不可說也余續之曰吏之奸兮猶可說也民之姦兮不

可說也余久在民間見風憲約正別有司坊主人之等其舞

弄作奸甚於吏胥凡上納之物一入其手太半消融下石上

石惟移翻轉以夏納之物移爲春納如穿墻者拔下石以爲上石畢境厥遞數萬兩數百

又復攤徵以擾全坊此巨蠹也凡村民斂外者力速任事惟

浮浪奸黠者締結吏卿恆都任窠都居也買魚販雞諂事權吏

及其事發之日吏卿在近列者多方周旋或云此坊本多闕

額非所偷竊民云此氓本是赤貧無以還徵縣令深信其言犯罪者不下一杖無罪者不免再納良可歎也◯坊主人者門卒之窠也門卒者小民之虎也雖上納時急惟宜嚴飭風約使之反期終不可縱侮於民間也

貢物土物上司之所配定也恪脩其故捍其新求斯可無弊矣

鄭瑄曰為吏忌作俑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害者交趾荔枝之類是也

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

上虞人郭南知常熟縣虞山出軟粟民有獻者南亟命去其

種云異日恐為常熟居其為民遠慮如此

孫伯純知海州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樁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請以鰾膠充折孫曰弩樁箭幹共知非海州所產若以土產代之恐歲歲被科無已時知者以為至言

張轂判通州出兵備導通州徵箭十萬根以鵰鴈羽為之價翔踊不可得轂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轂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何急萬一有責下官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陳鱗知閩縣使者索翠羽他邑惟命獨鱗不應使者怒曰汝何恃敢爾曰惟潔已自守耳

宋澤知掖縣時戶部著提舉司科買牛黃甚如星火百姓競
屠牛取黃澤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
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
一縣獲免

孔戣為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
抵京遞夫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公奏疏罷之

茶山錄云濟州有鰒大如鼈登之灰中出而曬之無竹串之
孔名之曰無穴鰒數年以來監司求之漸為民弊又康津海
南等地有所謂生達子其樹冬青葉如山茶取油可療瘡癬
數年以來監司求之漸為民弊若此類守土者不可承也

趙啓遠爲水原府使府之蜜麪（俗名藥果）名拾 國中仁祖違豫時御厨無可口者中官使人來之公荅曰州府私献非人臣事君之體非有朝命不可 仁祖聞之笑曰雖曰君臣獨無感聯之情乎（方言藥者蜜也故蜜飲曰藥飲蜜酒曰藥酒蜜果曰藥果）

柳正源爲慈仁縣監巡使遞歸新舊行當納黍皮三百張公復言於巡使曰黍皮三百當刑馬三百匹非殘邑所可堪也巡使減其數以四十張爲定額

朱光霽爲重慶府通判自奉清酌遇事有執持一日監司發銀買辔光霽遂持銀八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辔監司怒且慚而寢

雜稅雜物下民之所甚苦也輸其易獲辭其難辦斯可以無苦矣

李師中知洛州民負茶稅追係者甚衆師中寬之令鄉置一櫝籍其名許日輸一錢歲終逋者盡足

趙世煥為東萊府使洗手奉公商賈稅銀輸戶部者九朔之間多至一萬四千餘兩古未有也以私奉盡蠲民稅觀察使以聞 上賜馬褒之

杜祁公衍知永興府時夏人叛命而陝西危苦兵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產有自經投水以死者公乃量物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上由是物不踊貴而吏束手無

所施

李儋為楊州縣監縣有厨院白土之役為一巨弊始下車見役夫羸死不勝惻怛一面赴籲京師一面條報營門竟獲停罷後因厨院啓請還仍會公以差員承命入對請半減土數并除水陸運勞且毋送京官別以道內守令一人管其事並蒙許施

李相國敬輿號白江光海朝為忠原縣監一日方夏令州民採葛民莫測其所需至春有營建都監果徵葛數千束價與麻枲相若州人獨以豫故晏然以其餘羨資傍郡之急畧收其直以給他賦都監又徵長木數萬介而公曾見縣北有山素

饒材木時封禁之至是遂馳至江上召諸商而語之曰汝能斫役輸納扲都監者當以一半與之諸商皆踴躍聽命旁俠之民採督紛然而州人獨不知有耶許之役矣

李時顯為星州牧使時山陵都監責定錢物數多而期促吏俱不辦得罪公獨寂然若無意則益迫吏益竭蹷公遂致獄因憂死者二人于庭曰汝輸鈌若干吾當貰汝因惟應曰幸甚時二囚子侄族黨林立于門外爭致其鋤鉚斧鋞之屬須史而事集　案此斂民之農器以應上司之求未見其為方便也

象山錄云嘉慶己未春勅使張承勛至黄州語觀察使云俺

之書又曾以勑使到黄州其時觀察使贈以土物朱槃五合方言云函支帰遺其女歲久壊損適掩又作此行室人有求敢以相涵察使恐其後辭辭拒之　上聞之曰豈有勑使求此小物而拒之者令間夜磨造趁其帰路拾是監司猝令谷山星大磨造而勑使之帰只隔三日站上距府産木之處三百餘里監吏哀號特欲自縊余密遣人至京買朱槃來納之伴送使金思穆觀察使曹允大愕然稱神不悟其京貿也朱槃絶大容水十餘盃

上司以非理事強配郡縣收宜敷陳利害期不奉行

強配之令史文謂之卜定多絲難從或徵不均之徭或求難得之物或作物變賣而以賤爲貴或發民赴役而舍近取遠種〻非

理不可奉行杖報事理猶不聽從雖由此遭貶不可屈也

蔣瑶守楊州江彬傳旨臣郎曆要楊州報大戶蔣曰只有四個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使其二是楊州府其三是楊州鈔關其四是江都縣楊州百姓窮別無大戶　江又傳旨曰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楊州止有三個綉女江問在何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止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

唐侃守武定諸閹牌校奴輭撻州縣宣言供張不辦者死侃舁一空棺納傍舍中諸閹恐嚇取錢同事者並遣去侃獨不去竟乃謂之曰吾與若脂錢所受錢乃引之傍舍中指棺示

之曰吾已辦虎未矣錢不可得也諸閹相視莫能難適諸者皆被罪而㐲乃受推所居官享空橐以歸

呂公嘗為郡轉運司輦乳香萬斤配賣郡中（分排民戶使之賣納）公停之郡庫雖符檄督迫竟不敢強配

象山錄云嘉慶戊午冬收糧已半上司飛關小米七千石督令作錢本係京師稟旨行關者余執不可仍收粮封庫京司請罪先大王覽道臣狀啓曰㓜在京司丁某無罪治任將會歸得邸報乃已

內

司諸宮其上納愆期亦且生事不可忽也

在昔內司諸宮莊土偏于諸路奄人椋宮（椋宮閹俗字也）禁黠四出

其為民蠹痛極矣　英宗以來軫念矯革其無土免稅付之
該縣作錢以納于户曹其有土之稅止遣導掌不得差發宮
奴其弊始少息矣
李延平貴援安郡守郡有內需司奴婢皆冒法復户公執不
許奴就訴內需司持小印文稱內旨令依前給復公曰苟有
上命當自政院出小印內旨外臣何敢發視遂拒而不納
李世華按嶺南內司折受章下李道者相續跨連數州官稅
大縮差人作拏咆哮所經如兵火公數罪杖之馳啓極論
上教之嚴有不敢聞朝廷為之惴慄南公九萬救之得無事
許相國積為全羅監司後宮趙氏家差奴到營白事公責以

事理不當却不施差奴白巡使不從吾言其能變遷他職乎
公命羅卒反接以大杖殺之後官聞之飭家人曰 主上若
聞差奴籍吾勢致死則譴責必及於吾終不敢出口 鄭載崙公私聞見

徭役 奉公第六條

上司差遣並宜承順託故稱病以圖自便非君子之義也

上司差遣令我徭役我若辭免移差他人即其横擔之人得無怨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若無實故有順無違焉可也○凡有差遣宜亦盡心職事以塞一日之責不可苟也

上司封箋差員赴京不可辭也

若邑有大政如徵逋穀量陳田及他要緊事情不可暫離者宜陳實狀丐其寬免○貢蔘貢材亦差員赴京

宮廟之祭差為享官宜齊宿以行事也

今之享官或於壇廟之側挾妓為娛載酒行樂非禮也齊沐

虔清不可忽也升降跪俯不可慢也籩豆汚鼓不可困也牲
酒齊酸不可掩也君子用心安所往而弗用其情哉
孔戣為廣州刺史先是南海神廟祀時海常多大風故刺史
常以疾為辭委於其副其來已久公曰毋有皇帝名其文曰
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某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
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明年其時公又
固往

考差官赴塲宜一心秉公若京官行私宜執不可
守令為考官者必與邑子交通関節以啚行私數夫誦恩一
路懷怨智者所不為也又元守令為考官者拱手緘口坐如

如木偶亦非義也奏榜之日我署其尾若京官行私則是行私之罪我宜分受既在其位胡可尸也京官取拙文則爭之黜宏詞則爭之有納賂之跡則爭之有循私之跡則爭之必使全榜無一不出於公道然後一道之人咸作誦聲凡為牧者小器譽止一邑大器聲滿一道入品於是乎可定矣

人命之獄謀避檢官國有恒律不可犯也

無冤錄註曰檢屍有定期不容少緩或值鄰近官司有故而他官守宰(同道遠邑守宰)過去境內則本官牒請覆檢(道內四鄰官有故他道官接鄰者同)即 國朝故事今廢而不舉理宜飭行○案法例雖如此他道接鄰者不聞牒請雖或牒請佩符越境又有法禁不

可往也○每見考課以避檢宜譽置之中考者項背相望何
若而為是哉
凡為查官檢官其以疑獄稱者宜於子弟親賓之中擇一端
潔解事之人使之微行彼邑採其情實我到彼邑乘夜相見
或以書札相通然後發奸摘伏乃無誤決之咎每見查官檢
官不遣微行惟以陪吏認為心腹密問輿論陪吏受賂聽囑
從中作奸或初查初檢未有誤決而覆查覆檢無故翻案以
致獄情疑晦究者不服或主邑生事或客官遭咎良可嘆也
若居官日久明知吏校之中有能不欺我者使之微行無所
不可大抵我苟剛明本雖奸雄今為能臣吏屬亦不可使也

推官取便僞餙文書以報上司非古也

古者斷獄行刑不敢踰年故月三同推期逮得情今百度觧弛殺人無死經年閱歳老於獄中故同推之法因亦廢置一次會推之後一月三旬但修文書以報上司上司亦知而恕之雖至數年不復舉行此豈制法之本意乎易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注之殺之當即决折豈可淹延如是乎欲為推官雖不能月三如法一月一往究覈情欵期於亟决可也

一發差員赴倉能蠲其穢費禁其横侵頌聲其載路矣

漕倉所在嶺南則昌原有馬山倉晉州有駕山倉密陽有三滄倉湖南則羅州有榮山倉靈光有法聖倉咸悅有德城倉

朴恭尚為洪州牧使時漕船覆敗官不以時舉米入水累日
敗腐不可食民不勝冤苦公到州之明年益山税船敗于州
界公得報即疾馳百餘里到海岸日已暮乘月舉帆涉海又
二十餘里至船處命水手分艫負索曳出沈舟舟起而米斛
悉完移載就岸晒乾米不甚傷屬歲飢民争取去唯恐後囙
此濟活亦甚衆

勑使迎送差員護行宜亦恪恭毋俾生事
迎慰使問安使或以守令權差餘如護行差使推杠差使其
名極夥要之此任惟柔順不生事則無怨矣每見迎 勑諸
員於此大紛之中又自生事相與排軋誠可悶也在路其列

邑吏校之憑藉道路炬燎侵虐小民者我雖一時過去要須嚴禁痛懲○擡扛搬運者寔是渡涉可虞雖有橋梁人馬相磨驛卒必由溪水以致沈漬衣衡生事遣譴者多矣寔須嚴察（津船登降之時亦有落水者）

漂船問情機急而行艱力庸遲隔爭時刻以赴

漂船問情其所自勉凡有五條　一異國之人禮當相敬吾人每見彼人剃髮夾袖心懷慢侮接待問答動失體貌將使佻薄之名達于天下此一戒也恪恭忠信如見大賓可也○一國法凡漂船中所有文字毋論印本寫本盡行鈔報往年有一漂船滿載書籍幾千萬卷泊於茂長外洋問情諸官議

曰將欲鈔報如精衛塡海如有刪抉必城火及池遂插沙塲
以累萬卷書埋之沙中僄人大痛亦復奈何李友儒修後為
茂長宰得沙中出書數帙若三禮義疏十大家文鈔猶有浸
漬之痕余到康津得淵鑑類函一卷朽敗已甚問曰此從茂
長來耶其人大驚大凡天下之事力所不能本無罪罰抉山
超海臣曰弗能而朝廷罪之有是理乎則宜臚徹書藉但錄
書名詳其卷數辭曰充棟汗牛辨無鈔寫之理故但錄書名
不亦可乎此而遭譴唯宜含笑就理乃行推埋之習暴殄珠
璧之寶彼將謂我何哉每遇一事唯以循理為心力以失職
發怯則無此事矣◯一問情也在海島島民本皆無吉吏隷

從行者憑籍接待恣行剽刦錡釜餅罍悉無殘餘一經漂船數島必忘故漂船到泊島民必拔錮閱己亦以殺害之色使之遁去又或風急石惡禍廹呼吸者哀號乞救而島民竊而不出其覆没既死四隣密議焚燒貨以滅其跡十餘年前羅州諸島屢有此事羔皮焚數萬領甘草焚者數萬觔其或逸出於火中者余親見之矣若是者何李由昏官不戢吏隷使之縱惡故民亦無忌而爲是也海外諸國若聞此事不以我爲脯人啖人之國乎故間精官宜明目嚴察禁其侵虐謂宜別借一大室列置錡釜使一行吏隷咸處一室所食米鹽官以錢貿入排日支放出來之日別自區處一粒之米一撮之

鹽毋貽民害則庶乎一日之責得以小塞也 [畢竟區處陸民島民宜畧、難徵]

○一見善而遷小事皆然今海外諸國其船制嵜妙利於行水
我邦三面環海而船制朴陋每遇一漂船其船制圖設各宜
詳迹村用何木舷用幾版長廣高庳之度低仰軒輊之勢帆
檣篷繂之式櫂櫓桅柁之狀油灰艙縫之法翼板排濤之術
種〻妙理宜詳問而詳錄之謀倣倣顧乃漂人下陸遂將巨
斧劈之折之即時焚滅此又何法也有志之士旣差是役宜
以此爲心○一與彼人言語宜示仁惻之色其飮食所需務
要鮮潔至誠厚意發於顏色庶彼感悅歸有好言

修提築城差員往督悅以勞民務得衆心事功其集矣

古者濬河渠築臺隍皆役郡縣之民吾東後湖築城亦令列邑領民以助工良收於此亦可以得民歡而播民頌矣歸其老羸察其飢飽均其程課助其烟酒歡之以歌謠戒之以勤惰民未有不興起以樂成者也

程伯子為縣令嘗董役雖祈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取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〻自致力常先期畢事先生氣像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奸人乘虛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

牧民心書卷之九

洌水 丁鏞 編

愛民六條 養老 慈幼 振窮 哀喪 寬疾 救災

守令之職豈唯七事而已今也上以是詔之下以是承之壹若七事之外再無可勉雖仁愛樂善之人茫然不知所以着手宜不嗟哉周禮大司徒保息六政誠牧民之首務今櫽栝其意為愛民六條

養老 愛民第一條

養老之禮廢而民不興孝為民牧者不可以不舉也

古禮大夫耆老謂之國老庶人耆老謂之庶老有虞氏養庶

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庶老於郊庠見王制
令之守令惟庶老宜養也禮記曰春饗孤子秋食耆老月令
曰春養幼少秋養衰老宜於秋成之後天寒之前行此禮也
霜降日無妨
星湖先生曰有孝而不悌者未有悌而不孝者故先王之制
悌達於鄉黨悌達於道路悌達於軍旅其化根於國家之養
老自有虞以來未之或廢人患有費然禮七八九十各有豆
數不可加也或嫌人多則取其齒尊或遂鄉遴取謂春取東材夏取南
材無所不可畧定儀式如獻酬之禮兼使下情上通豈小補
哉司馬公曰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宜立爲定限經時一

會可也○又曰養三老五更即聖王遺制漢明之後魏高貴鄉公舉之其後魏孝文周武帝行之自是之後更無聞爲君道太尊下情不通至于守令亦皆妄自尊大此禮遂廢矣擧鄉飲不可廣也宜選八十以上選男子八十以上與宴八十以上其選四豆（餅羹之外其楪四）九十以上其選六豆也禮曰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鄉飲酒之法）今隳枯如是也○衰病不能來者歸餼于其家○如有百歲者是日收以八豆之餼遣首鄉躬獻于其家

董越朝鮮賦云國有八十之老則男女皆錫燕以覃其恩自

註曰每歲季秋王宴八十老人於殿妃燕八十婦人於宮○

國初歲以為常故董賦如此

養老之禮必有乞言詢瘼問疾以當斯禮

張橫渠為雲岩縣令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間疾苦及所以訓戒子弟之義○按橫渠所行者即古養老乞言之義也

張旅軒顯為報恩縣監與父老約月朔月半之會令各言民瘼闕失補益糾正敦孝弟勵廉恥尊德行黜敗俗○按此亦橫渠法也

[illegible]間其鄉文行之於學官

大學曰上長〻而民興悌即太學養老之謂也守今欲行此禮亦當行之於學宮古者鄉飲亦有琴瑟而今所謂三絃者軍樂也不可用之於學宮必有琴瑟鐘鼓乃可行也　又凡吉凶諸禮只有一賓一主宜於諸老之中以最尊者立之爲賓乃可以行禮也凡拜揖唯賓一人答拜答揖衆賓不俱動也宜先明此禮

養老之禮前期一日禮吏設幕次于鄉校在明倫之庭鋪於地上厚其藨藉苫草等○厥明鋪陳用素席青紕牧之坐西向耆老之坐地列南面東上牧在東南列北面東上中下層之人○辰時牧以朝衣朝冠出即位○東齋掌儀引尊老就門外之位西面

北上立東在門序齒〇西齋掌儀引諸老中下會就門外之位東
面北上立序齒在門西〇乃以東班之第一人立之為賓〇禮
吏出請賓辭曰縣令有旨酒嘉肴請以樂賓〇賓答曰令侯
有命某實不德敢辭〇禮吏三請曰敢固以請〇賓曰某辭
不得命敢不敬從〇樂作〇禮吏引收出立于門内之東〇
賓由闑西入東向立〇收西向揖賓答揖〇收入就位不登
席西向立〇掌議引賓入東班諸老從〇賓入就位北列也不
登席南向立〇掌議引西班諸老入就位南列也不登席北向
立〇收鞠躬拜賓答拜東西諸老皆不動〇收就坐賓及諸老各面
身就坐〇進饌先耆老〇進饌訖收起巡饌先視北列次視

南列（皆先東而後西）○牧反位進饌于牧○樂止○司尊酌酒獻牧
○牧受爵以授奉爵（司尊奉爵儒生為之西班則校生為之）○奉爵受爵獻于
賓以次及諸耆老○耆老受爵各置其盤上○奉爵獻爵于
牧○樂作○牧受爵飲諸耆老皆飲○饗畢樂止○牧起視
饗先視北列次視南列○乃徹饌先耆後牧○乃乞言○禮
吏以筆札獻于賓○賓以格言書于紙以勉治理○禮吏以
次受諸耆老言如初○受訖以其紙獻牧○牧起立諸耆老
皆興○牧拜賓答拜（諸老不答拜）贊者告禮畢○樂作○牧起立
諸耆老皆立○賓出至門內之西東向立○
○牧出至門內之東西向立○牧揖賓答揖○諸耆老前奏樂

以出○其必設宴于庭者坐牧於堂養老於庭非禮也養尊老於堂養卑老於庭非禮也故庭而後可也○飲食享畢取油紙一張以擬諸老使其子弟懷之以歸（每一老許子弟二人扶腋在後其無子弟者族人可也

前哲於此修而行之既成故常循有遺徽

張戩知金堂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問召欠老使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記之以奉錢為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

鄭一壼先生宰安陰蒞事之暇選邑中聰明子弟作齋居之親加教誘日課講讀學者聞之自遠方來春秋行養老禮設

内外廳内則以夫人待之外則公冠帶接之耆婆莫不醉飽
歌舞以嬉政清民悦境内相戒莫以欺詐負公
朴煥為丹陽郡守郡山僻無事公為政又喜安静不撓父老
年耋艾延致而豐其酒食以娛樂之
八松尹公煌為靈光郡守郡素號煩劇公始至早衙夜退一
年之後即清淨無事佳辰令節大會耆艾行養老禮奉大夫
人臨宴伯氏亦自綾城來會奉觴上壽上下同樂郡人相傳
至今以為美談
趙克善為淳昌郡守修鄉約之法行養老之禮訪有孝友節
行者饗于公廨勸酬而嘉奬之不可致者存問于其家已死

者恤其子孫

李性恒為延豐縣監遍迎老人於庭執主人禮以延之女子之過時不嫁者助其資裝子弟之稍秀者廩食勸其業時未幾闔境皆鼓舞焉

以時行優老之惠斯民知敬老矣

象山録云選八十以上壽男二十一人壽婦十有五人買毡帽三十六男紫女黒立冬之日自官領之其費不過一貫錢十而民心悦服矣○桂薑之餳製之如法作三十六斤包之以油紙冬至之日自官領之其費不滿一貫而民心悦服矣其方先作黒餳三十餘斤乃以桂皮乾薑陳皮半夏瓜蔞仁

川椒烏梅漆葉(或用皮)各二兩胡椒南星各一兩拌匀候冷用炒菽末為衣此餳寛痰止嗽安臭下氣老人冬月甚相宜也

歳除前二日以食物歸耆老

取男子八十以上各帰米一斗肉二斤具禮算存問(女子則減等無妨)九十以上加珍羞二豆(蘭餅姿餅乾雉之類)請試思之雖大邑八十以上不過数十九十以上不過数人米不過三苫(三十斗)肉不過六十斤此豈難捨之財乎狎妓呼倡作一夜之歡而輕捐萬銭者滔々是也士識民誼嫉其荒樂未有甚於是者是所謂損財以買悪也監司聞之不以為治績子孫見之不以載行狀天下之浪費虚抛非此事守宰若移其半數以行養老

之禮昔在英宗之時守令養老脩猍為年例適來四十餘年
絶不聞此事修而行之不可已也
沈泛齋大爭為星山縣監存孤弱問高年每以歳時饋米肉
一如古事

慈幼　愛民第二條

慈幼者先王之大政也歷代修之以為令典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鄭注云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三曰振窮○按慈幼者恤孫也鄭注恐以越句踐之法為慈幼其義非也

汲冢周書云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管子云國都皆有掌孤之職養一孤者一字無征○韓詩外傳云民有能敬長憐孤者告于其君得乘飾車駢馬○鏞案此皆慈幼之政也傷天地之和氣拂人心之哀惻者未有甚於幼而失養者也慈幼之政而敢忽乎

魏儒四孤論曰遇兵飢饉有賣子者有棄溝瀆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緦麻親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凡四種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為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為可然不○宋庾蔚之曰四孤父母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為後而苟使其子不存耶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為人後何不載其姓出通典○鏞案収養四孤欲以為後者必眠隷之賤流也禮之當否徐議之未晩

宋制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棄不育者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

稜道無拋棄者

収棄兒疏云早隨水火羸餓與流莩相望疫因饑餧夫妻偕父子俱離所最慘者道上嬰孩氣奄々而猶泣路旁仁德心惻々以徒嗟甚至貧婦抱生雛豈是盧家之鬼子乃有餓夫抱餒堅寧同郭氏之埋兒有口不能言真痛無告有足不能舉洵是窮民雖上天不能齊物之情在仁人豈忍立視其死茲於袁酒巷民房特闢收棄廠公所量招老媪廣集羣兒施薦席於兩傍作粥糜於數鑊病邑方藥診療屬之良醫幼必啼號撫鞠責之家嫗思近日寇氛劫掠何曾爲虜皆留財攷古來善事吉祥端不外德門流慶仰乞矜念清中巖

瘠曲為卹其疾苦或能特省厨下盤飧施之此種流離將見多男應兆衍於螽斯盛德世昌門戶高於駟馬矣○按此非郡縣之令也卿社有德之人自設慈幼之局募財如是也

民既困窮生子不舉誘之育之保我男女

後漢宗慶為長沙太守禁民殺子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皆以宗為名 鄭渾禁民殺子聽養有法男女皆以鄭為字三國志

義興太守歲荒産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

罪城南有盜刼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寵出按驗椽吏欲引南寵怒曰寇賊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治其罪賊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

宋俞偉仲寬宰釼之順昌先是民人生子多至三四者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足也往往臨蓐以器貯水纔產即溺之謂之洗兒仲寬作戒殺子文以諭之全活者以千計生子多以俞爲小字仲寬罷去後過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

蘇軾與朱鄂州書云岳鄂間田野小人例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

以水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邪入有秦光亨者今已反第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適夢一小兒投其衣若有所訴化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偶念其姊有娠將産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告以法律諭之禍福依律行遣此風便革

虞允文知太平州〻民歲輸身丁錢絹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棄之稍長即殺之允文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塲其利甚博而爲勢家及浮屠所私公令籍其數以代輸丁錢絹以緡計者一十三萬七千有奇以疋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符下日一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張淳知永康縣永人貧者生女多不舉淳勸戒備至貧無力者捐俸量給全活無數

國朝寶鑑 肅宗七年明川民丐乞者産子欲殺監司尹堦以聞該曹覆奏言律文杖六十徒一年 上飭以一罪領議政金壽恒曰北路賦役重父子不相保可哀而不可惡且與已殺者不同請用此律 上允之

歲値荒儉棄兒如遺收之養之作民父母

後漢龐參為漢陽守郡人任棠者隱居教授參先候之棠不不與言但以韰一本水一盂置屏前自抱兒伏戶外參思其微意曰水者欲吾清也韰者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吾

開門恤孤也率而行之漢陽大治

劉彝知虔州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看視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一境之間子女無夭閼者

葉石林夢得在許昌歲值大水賑十餘萬人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何不收而自畜乎曰人固願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耳公為閱法則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彼既棄之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其誰與活遂作空卷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凡得兒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

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卷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宋孝宗淳熙八年臣僚言饑饉之時遺棄小兒為人收養者於法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昨榮夢得守潁昌歲大饑仍為空名券坐上件法印板付里胥凡有收養者給其券所全活甚衆乞下州縣鏤板諭民通知（出通考）按此即養之為子也

眞西山知潭州別立慈幼倉立義阡以養遺孤

王詔知定州收養遺棄兒政化大行有蜀生道過定遺橐百金來言詔曰第往有為守者至則有守者一人生問何不攜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為流涕語之我忍攜金

去使公流轉於我公之境哉○恤孤之政其感入如此

我朝立法許其收養為子為奴條例詳密

國朝寶鑑　中宗六年命中外收養遺棄兒○明宗三年命飢民遺棄兒為人收養者永給其人申明舊法○顯宗三年春正月諭令中外收養遺棄兒從大司諫閔鼎重之言也○顯宗十二年夏四月立收養遺棄兒法凡人取路傍遺棄兒者呈漢城府受公文任其為子為奴○肅宗甲申賑恤堂上閔鎮厚奏曰收養六十日年十歲以下并子孫作奴婢詳見賑恤條○按此五條赫如日星而有司之臣不能申明惟壓良為賤其律至嚴故力可收養者亦皆疑懼不敢收養良可哀也

昔余為京畿暗行御史 先王引見于迎春軒以遺棄兒収
養事 聖意申〻惻怛懇切以徹察列邑無一人對揚 聖
旨者民牧之不欲盡職厥惟久矣
續大典曰凶歲遺棄小兒許人収養救活為子為奴而小兒
年歲限及収養月日限一從臨時事目○収養遺棄兒以三
三歲以前為限若值連凶大無或限八九歲或限十五歲聽
其兩邊情願或並後所生永作奴婢或限已身使役或限年
使役隨其凶荒淺深収養久近一以臨時事目為準○収養
未滿六十日有始無從者並勿施○其収養滿限者勿論良
人公私賤並許収養人執持父母官主無得推尋○其父母

族親三朔前推尋者倍償収養穀物許令還推過限者勿聽

○救活後厭避者以叛主論威勢還奪者以枉法論公私賤之官主

○公私賤交嫁者収養遺棄兒為子兩邊不當者許其從良

○凡収養者具小兒年歲容貌告官其小兒父母及里任切鄰詳査捧招成給立案○援此即　英宗朝所定也雖公賤私賤不許還本其至意在活幼也

大典通編曰行乞遺棄小兒収養節目用字恤典則○行乞兒以十歲為限道傍遺棄兒以三歲為限○行乞兒荒年限麥秋遺棄兒勿拘豐歉依節目施行○行乞兒賑廳式例例給粮○遺棄兒擇流丐女人中有乳者每一人分授兩兒

乳母每日計口給米並給醬藿海帶也雖非流丐如有自願取
養之人只撥一兒量給米醬〇行乞兒遺棄兒自願收養者
一依續典事目〇按此即正宗癸卯所頒也雖非去年其遺
棄兒收養者在所勿拘但有收養者宜立案成給
立案式〇行縣令為立案事某鄉某里係人李好仁呈狀內
本里有流丐婦人抱兒來宿夜間身死兒今失乳命在呼吸
竊念小人老而無子收此孤兒養之為子實為合理查此男
子年可二朞面顏黃瘦別無疤損證與里任鄭得孫切鄰金
有福等具由來訴官庭取招一如所告許甬收養永遠為子
此兒設有其父或有本主日後來認三朔之內倍償所養三

例之外不許還本載在法典玆依法典立案成給永遠憑驗勿用紛爭○其欲養之為奴者隱括為詞後所生並作奴婢或限己身役使宜明白言之○其兒有父母者須具兩家與受文跡

若非饑歲而有遺棄者募民收養官助其粮

設賑之年宜自賑場助粮平年募民適有貧婦應募無以自養者牧宜自出粮助之月給米二斗夏月月給麥四斗以至二朞

凶年遺棄之外京城淸潰之間或有遺兒多係奸淫所生然天地生物之理不以其父母之罪流於其兒宜亦收養許民為子為奴